現代公案

李元松



目錄

序

公案禪是中國禪宗的特色，所謂言在意外，高明的禪師，指導行者每在舉手投足、意外的言詞之下，讓行人頓見本來，它重在啓發人之本具妙智，而非表達禪師自己的看法。曾接觸過公案禪的人，不被吸引迷惑的，大概很少！

我的老師李元松居士，在《現代禪雜誌》上所發表的現代公案，是兩年來，指導許多同修及參訪者的部份記錄。然過於古代公案之處，在於他深明悟道前後的次第，並體時代所需，生殺予奪、變化無方的手腕，直逼古德老道，接引不少修行人，令人驚嘆不已！

如今在許多人的要求下，整理出書，並要我寫一篇序文。然而在「禪」的面前，那有開口的份，只是鑑於當今正法式微，佛教徒雖多，而真心修行者卻少，故而隨筆杜撰數句。

貧道劣根下智，幸遇李老師不棄，親近三年略得安心。如今只是老實度日罷了！若論佛法，則實在不會。雖有人登門求決疑，亦是勉強杜撰。今現代禪門增添此一利器問世，貧道正尋得藉口，可以偷閒遊山去也！

菩薩道密行者　禪海林茂生
序於三關齋、八十、八、廿九

自序

《現代公案》為日常和同修及諸方學者的談話，其間偶有同修隨筆記錄，而刊載於《現代禪雜誌》上，今集成單行本，成為現代禪叢書之一。

之所以以「現代」為名，乃因現代禪一向主張宣揚佛法宜契應世界自由、民主的潮流，避免違反科學方法、開放心靈、人道主義等時代精神；尤其認為個人在通往禪定解脫的途中，培養「現代人的特質」，諸如包容異己、理性思辯、守法守諾、接納變遷、同理心、敬業等能力和性格，對佛法的修學將會有莫大的助益。為了喚起宗教徒對「現代精神」的重視，因此以「現代」為名。其次特舉「公案」名稱，則因鑑於今人對古公案時有曲解、淺解，雖云青者任它青、黃者任它黃，但目睹正宗禪法每況愈下，有時也不免興起感慨，而欲有所言。

一般討論公案的著作，往往忽略了公案原本是「個案」——一「個」修行人面對迷悟問題，所產生的『案』例。古今禪典之中，這類案例，無論是居於指導位置的禪師，或是正受疑情煎熬的禪徒，莫不當之為生死大事——人生唯一的大事。由於忽略個案中的主角人物乃是傾生命力以赴，寧願烈火焚身、斷臂求法的這一心理背景，

因此所作的剖析，每流於滿足知性式的說教，未能觸及求道者的深心苦悶；尤其有些公案的解析者，更進一步推薦公案的意境，鼓勵人們認真參究、至死方休，此時所犯的錯誤則更為嚴重。這忽略了曾經使某個修行人開悟的案例，不僅經常只是那個修行人一輩子許多不完全開悟（光影門頭，非大徹大悟）中的一則，其次就算個案的主角，果真在那次機緣獲得決定性的悟見，但是對於後世不相干的第三者而言，倘要參究的話，則個案主角人物所具備的道基，是不可完全闕如的。這些道基最起碼包括底下四項：

一、嚴密的思辯力。消解所見所聞分屬不同層次的知識，已建立起核心觀念、統一思想。

二、熟嫻的定力。至少要有辦法在一柱香的時間內（約四十分鐘）打坐入定。

三、一個不太需要花費腦力的環境。使他得以斷斷續續、甚或專心一志地去發掘並思考內心潛伏的種種問題。

四、並且這種種問題已凝結成團，不僅具體、明確，更形成需要迫切解決的壓力。

以上四項只是參公案起碼的條件，而參禪決定有所成就應該還包括擁有一副俠心道骨，對佛教般若空的大意有扼要的掌握，並得遇善於陶煉法將的禪師指導。光是知性上的解析公案、理解禪理，並不會使人開悟。禪的修行在下手處儘管也需要正確知識的指引，但到底淺嚐

即止。有志參公案的人，務必體認：對於參禪的人而言，禪不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是生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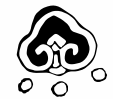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人在知識層面，雖然較古人寬廣得無法以道里計，卻缺乏古人堅忍、强韌的意志力，尤其可供今人麻醉的事物很多，人們無暇反省觀念的矛盾，更無意放下立即的享樂，去發掘內心不安、空虛的真正原因。今日社會除了能够快速滿足表面意識的玄談空論和可以撫慰對鬼神、凶厄和死亡恐懼的宗教，較易贏得人們的喜愛和信仰外，重視人格淬煉、强調實證經驗的禪會有前途嗎？

如果有人以三、五個月的時間，看懂一則現代公案，我不會感到意外。最後感謝禪海寫序，十年前，他四十歲我二十五，十年後，他五十我三十五，修行道上雖有先後，但其實是忘年之交。願老道友少喝點酒，多活幾年。也願所有和本書有緣的讀者，終能成爲不被一切所束縛的自由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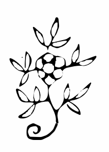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現代禪李元松序於鹿谷閉關中心八十、八、三十







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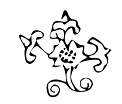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最近禪定修得如何？

生：嗯！比較進步一些。

不過妄念還是很多，

每當眼睛一閉起來……。

師：又在散亂了。



（生初為人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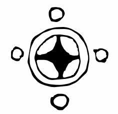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弘法有時覺得很累。

師：我沒有時間「弘法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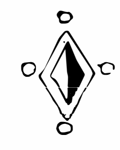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（沈思一會兒）

請問老師平日做什麼？

師：我也沒有時間想它。



師：最近用功的情形如何？
生：（沈默不語）
師：為何不説呢？
生：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。
師：果真到家，開口動念又怎麼會錯呢？



（師生法談後）

師：這樣明白了吧？

生：明白。

師：回去之後，散亂時怎麼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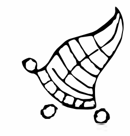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再把它穩下來。

師：哦？散亂在哪？

生：唉！老毛病又犯了。



師：最近怎麼修行？
生：没有啊！不用修！
師：爲什麼不修呢？
生：諸法皆涅槃，萬境自如如。
師：你説什麼？
生：諸法皆涅槃，萬境‧‧‧‧‧。
師：你還是不懂。



（生親近老師習禪已有數月，定力頗有基礎）

生：『涅槃』在哪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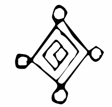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（繼續喝茶）你不是一直跟它相處嗎？

生：……。

師：（拿起茶杯）這個是什麼？

生：茶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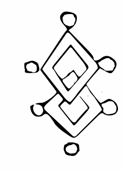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噓！（以食指置於嘴唇。）



生：我已經悟到空性了。

師：（拿起茶杯）它的『空性』在哪？

生：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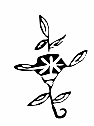
（某生自以爲已體現涅槃，找師勘驗。）

師：什麼是『涅槃』？

生：當下一念不生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涅槃！

師：那你晚上睡覺時，涅槃在哪裏？

生：……。（爲之語塞）



（某生自以爲已經開悟見性）

師：你近來如何修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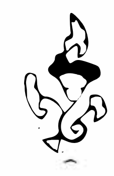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山河大地是如來，

遍觀一切法皆是真如，何必修！？

師：那我問你，難道殺人放火也是如來嗎？

殺人放火的行爲難道不需改正對治嗎？

生：……。



生：如何長養聖胎？

師：（默默不語）

（良久）

生：弟子受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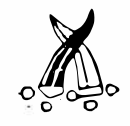


（某生參究多時，一日偕衆與師獨參）

師：你太緊了，我先從一般觀念爲你解說。

生：謝謝老師！我真的有一點緊。

師：其實悟道者並沒有看到涅槃，
他只是覺察生起戲論是一種苦的現象，
從而恆常安住在無有生起的境界而已。



（生自以爲開悟，在一旁打坐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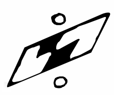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你在做什麼？

生：只管打坐。

師：誰在打坐？

　　打坐的是誰？

生：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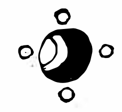
（生悟後不久）

師：最近功夫如何？

生：定力比較能成片。

師：煩惱有沒有成一直線？

生：哈！哈！



客：「欲境即涅槃」是大邪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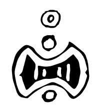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般若經「生死即涅槃」是否大邪見？

客：是！都是變質的佛法。

（客去之後）

生：爲何老師不辯解？

師：佛法爲心已柔軟的人說，不用來辯解。



師：什麼是『涅槃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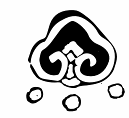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桌子、椅子、蒲團、坐墊通通是呀！

師：爲什麼是？

生：因爲它們都住於『如如』呀！

如果不是，那是我們自己的分別心。

師：亂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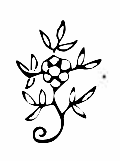


客：你平常如何修行？

師：我沒有『修行』。

客：爲什麽不要修行呢？

師：不是『不要』，而是『沒有』。



（師有一多年好友，自以爲已見法性）

友：萬法由心生，一切皆空。

師：是嗎？那你自已是在心內還是心外？
前面的電視機，它的空性又在那裏？

友：（閉目沈思）……。

師：祖師說過『思量即不中用』，
見性之人，不是言下即見嗎？

友：請爲我破疑！

師：你先屏息諸緣勿生一念，我爲你說。

友：（閉目打坐）……。

師：你有什麼問題請問吧！

友：什麼是『無明』？

師：（指著桌子）這是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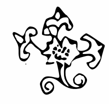
友：桌子。

師：（大聲一喝）這就是無明！

友：啊！（踴躍歡喜）多謝李兄指點。

師：爾後如何修行？

友：（握拳作打狀）喝!!



（生悟後初爲人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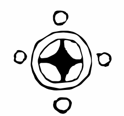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 貪瞋起時如何對治？

生：（繼續喝茶）

師： 嗯！不過此後，

如何更上一層？

生：（合掌）請師保重。



師：最近如何修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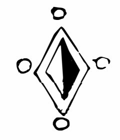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隨時保任安詳的心態。

師：你保任安詳做什麼？

生：不為什麼。

師：如果真的不再為什麼，又何必一定要保任呢？

生：……。



師：最近如何修行？

生：我沒有修行。

師：你是說你已經覺悟了？

生：我也沒有『覺悟』。

師：是『誰』在沒有？

生：‥‥‥‥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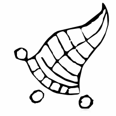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老師，經上不是說『一切皆如夢如幻』嗎？
那我們何必修行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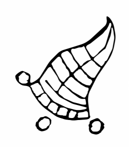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是呀！所以不用修行，
但莫污染就好。

生：何謂污染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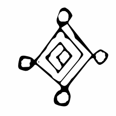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你又在污染了。



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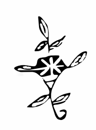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昨晚打坐不知何故，
　雜念特別多，
　請問老師應如何對治？
師：你再問一次。
生：昨晚打坐雜念特別多，
　不知如何對治？
師：嗯！你再問一次。
生：昨晚……。
　我不問了。
師：很累吧！很沒有意思吧！
生：謝謝老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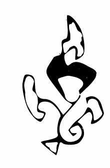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半年來承老師指導，
讓我改變脾氣，
家庭也重新回復温馨的氣氛，
老師你實在太慈悲了。

師：不要誣賴我！
我並沒有「慈悲」。



生：最近妄念很多，
　如何對治呢？
師：誰叫你起妄念的？
生：它自己要起，我也沒辦法。
師：『它』又是誰呢？
生：（打坐了一會兒）它就是妄念呀！
師：你還沒稱它爲『妄念』之前，
　它是什麼？



（生悟後不久）

師：你目前怎麼修行？

生：只是好好吃飯、好好睡覺而已。

師：何必『好好』呢！

吃飯就吃飯，睡覺就睡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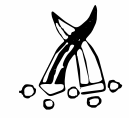
（生初為人師）

師：平常如何指導他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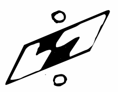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因材施教，破疑解惑。

師：一向如此斯文嗎？

生：（脫下鞋襪）有時如此。



師：這麼久不見，
　　目前修持的重點在哪？
生：不見客、不接電話、不攀緣！
師：無故將一個『不』放在心上，
　　不覺得累嗎？
生：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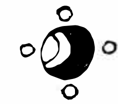
（師生久別重逢）

師：還要繼續精進哦！

生：提起一個修行的心多累啊！

師：那你起貪嗔的心累不累？

生：……。



師：說說你的見行。
生：一切如夢如幻。
師：那是你昏沈時的錯覺。



（生二人議論般若中觀）

師：洞山禪師曾經起疑情：

『明明有眼睛，爲何經上說無眼耳鼻舌呢？』

你們懂嗎？

生甲：因爲緣起……。

師：你不曉得自己在說什麼！

生乙：我知道！

師：好！你說！快說！

生乙：嗯，因爲……。

師：如果道理很長就不要說了！



師：修行的目的是什麼？

生：解脱。

師：解脱的目的是什麼？

生：（沈思一會兒）那是什麼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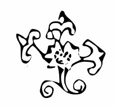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我沒有時間理睬這些問題。

（生陪師散步經行）

生：這裏風景很美。

師：誰說的？

生：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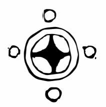
（某生曾修密十數年，密習深厚）

生：禪宗不像密宗有許多咒可以修持。

師：待我傳你一個無上咒。

生：弟子一定好好修習。

師：『他媽的』。



師：最近怎麼修行？

生：頓悟頓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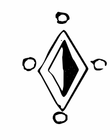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何謂頓悟頓修？

生：諸法皆涅槃，

天下本無事……。

師：你說得很詳細——

證明你不懂！



（一日，某法師造訪）

法師：如何才能明心見性？

師：你曾經做什麼？

法師：一切放下。

師：除此之外呢？

法師：有時觀無常，降伏心念。

師：你果然還不懂。



（師一日拜訪某禪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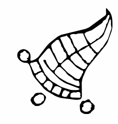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（合掌）阿彌陀佛。

禪師：我們這裏不要阿彌陀佛，不用唸阿彌陀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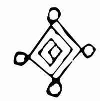
師　：我有唸阿彌陀佛嗎？

禪師：不然，沒有唸的是誰？

師：（一脚踢在地面，塵土飛揚）



師：悟後淨化習氣很重要。
生：如果無所見，
　怎麼會想淨化習氣呢？
師：你想知道嗎？
生：嗯！
師：（抬起脚踹過去）懂嗎？
生：（睜大眼睛，搖搖頭。）
師：香港脚可沒有坐飛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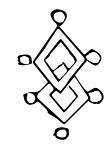


（生初人師）

師：你爲什麼要度衆生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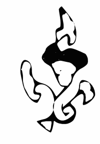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我没有度衆生的觀念。

師：哼！豈止没有觀念，根本就没有衆生！



生：山河大地是如來，
　一切皆平等如如。
師：為什麼？
生：一一法都住於如如，凡有差別，
　純是自己的顛倒夢想所致。
師：那麼還需要修行嗎？
生：若想修行是妄想，
　若不想修行也是妄想。
師：那當如何？
生：是這樣（用手拿起書本）。
師：我還以為你真的懂了，
　原來還不懂。
生：（靜坐片刻）那當如何？
師：（用手拿起書本）衹是這樣而已。






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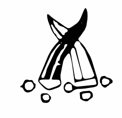


客：我們修淨土宗都自承下根之機，不像修禪的人我慢重。

師：認爲自己是下根也是我慢。

客：（沈思一會兒）那應如何？

師：莫管他人是非，繼續念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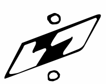


客：如何証明你的悟道是真的？

師：這個問題對你很重要嗎？

客：很重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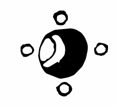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那你就不要管我，
趕緊努力追求開悟。



（某生隨侍師一段時日）

生：老師現在比較好，我們不修行也不會罵我們了。

師：因爲，你們也不是故意的呀！



（師臥病在床）

生：但願加緊脚步用功，爲師分憂解勞。

師：不用加緊脚步，悠——閒就好。



生：其實一切自如如，只因人們顛倒夢想，
所以產生各種戲論，但能以安詳之心面對一切境界，
一切不是都很好嗎？

師：那要做什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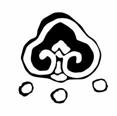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過去自己愚昧，
每天一大早就起來又持咒、又念佛、又誦經的，
搞得自己十分忙碌，現在學禪以後，
方才明白平常心是道，何須造作？

師：那要做什麽呢？

生：這樣就可以安詳快樂地過生活呀！

師：那要做什麽呢？

生：（沈思了一下）謝謝老師，
我懂了。



客：什麽是『涅槃』？

師：（伸出一指）……。

客：能不能用說明的？

師：當然可以。

不過如果用眼睛看不懂，

則用耳朵聽，更無法明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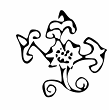


（師在病床上打坐）

生：不舒服應多休息才好。

師：（打坐良久）

我沒有時間想到不舒服。



（一日某密教行者造訪）

行者：禪尚不究竟。

師：何以見得？

行者：禪者只到達無心無念，

　不敢起心動念，

　肯定貪瞋淫怒。

師：密行者只是肯定起心動念、貪瞋淫怒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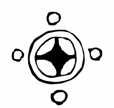
行者：不是！

　密行者肯定所有的一切！

師：如果久浸於一切皆肯定的境地，

　還需要另起一念來肯定當下的境相嗎？

行者：．．．．．．。



師：聽說你自認已經親見『本來面目』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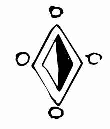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嗯！我認爲自己已經明白了。

師：你承認佛教的緣起論嗎？

生：當然！

師：如果你承認緣起論的話，
怎麼會有『本來』的見解呢？
一切不都是緣起起的嗎？
哪有什麼本來的面目呢？

生：……。



（生初入師門）

生：老師您只教我數息，
　　什麼時候傳給我口訣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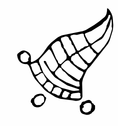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人可能迷失在高妙的口訣下，
　　也可能實踐一句「數息」解脫。



（一老參來鴻致師）

函：禪宗不立文字，無法可說，而你卻施設道次第……。

師覆：您老人家知二不知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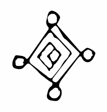


師：好好用功。

生：我不行啦！

師：不要傲慢，說自己不行。

生：沒有，我沒有……，
喔！我明白了。



（某生自以爲認識真理）

生：所謂真理就是

『一切道理都是不一定的。』

師：那你所說的這句話『一定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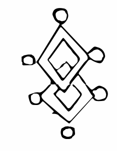
或是『不一定』？

生：連這句話也不一定。

師：既然這句話是不一定的，

那你幹什麼提出這樣的主張？

生：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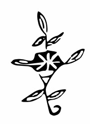


客：古代禪和現代禪有何不同？

師：這裏的不動明王和廟裏的阿彌陀佛形象雖然不同，但本質是一樣的。

客：何不只說『禪』就好了呢？

師：我不懂禪。



師：你怎麼打坐？

生：置心一處，令心念不起。

師：這樣還不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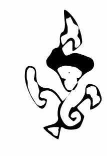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爲什麼？

師：背負著業力打坐，

　　一旦出定後，還是回到業力之中。

生：那要如何打坐？

師：必得抖落大千，泯絶時空。



（生自以爲久修有得）

生：菩薩道與解脫道，弟子較偏向解脫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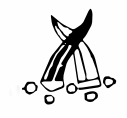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何謂解脫？

生：內心寂靜、不喜攀緣、不理是非⋯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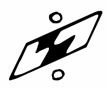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空談。



生：森羅萬象皆如來，
若捨一法即同謗佛！
師：嗯！
（過了一會兒）
生：就我看『淨土信仰』、
『他力法門』其實是一種愚民宗教。
師：剛才你說『森羅萬象皆如來』
接著底下那一句你再說一次。
生：啊！



生：爲什麼人家誤解現代禪，
　　我會生氣？
師：因爲你有貪。
生：我貪什麼？
師：你希望被人家瞭解，
　　這就是貪。
生：現代禪這麼好，
　　難道希望它被瞭解也錯嗎？
師：你的心地是善良的，
　　但是『希望』是不必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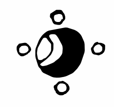


客：學佛是不是一定要吃素？

師：最好吃素。

客：修行到很高的境界時，
一定不會吃肉吧！

師：是一定沒有貪瞋，
不是一定沒有吃肉。



生：心念不起就是覺。

師：是嗎？

生：⋯⋯⋯⋯。

師：（閉目）

生：不然那是什麼呢？

師：那只是覺知，不是覺悟。



（甲生有情慾的困擾）

生甲：每次行樂之後都很懊悔。

生乙：那就不要做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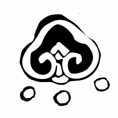
生甲：可是忍不住呀！

生甲、生乙：請問老師怎麼辦好？

師：適當就好。

不是不可以小便，

而是要選擇場所。



（一日清海法師某弟子來訪）

客：李老師如何打坐？

師：（眨一下眼睛）只是如此。

客：依靠什麼到達此處？

師：依《阿含經》和《般若經》。

客：……。

師：你爲什麼會依止清海師父學習呢？

客：因爲她修行很好？

師：她什麼行，修得很好？

客：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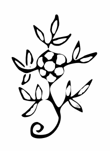
客：她很慈悲。

師：她的慈悲和証嚴法師的慈悲有何不同？

客：她修行很好。

師：她什麼行，修得很好？

客：……。



生：有沒有三世輪迴？

師：（沈默不語）

生：爲什麼有三世輪迴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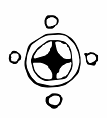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誤以爲有『我』，就有輪迴。

生：爲什麼沒有三世輪迴呢？

師：証空就沒有三世輪迴。

生：怎麼樣才是解脫者？

師：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行的人。



（一日某法師造訪）

法師：初次見面，不知從何處向您請教禪理？

師：無妨，我們慢慢閒聊。

（寒暄一陣）

法師：古來從沒有居士收受出家弟子。

師：不知南老師、耕雲居士、

李炳南居士有沒有出家弟子？

法師：這個我不曉得。

但是居士收出家弟子不應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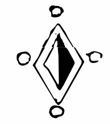
因爲．．．．．。

師：嗯！。

法師：抱歉！今天都沒向你請教禪理。

師：我們談的不都是禪理嗎？

法師：．．．．．。



生：某某法師有沒有開悟？
師：（沈默不語）
生：……。
師：你的是非還沒有破。
生：學生受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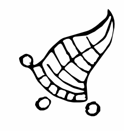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如何才能解脫？

師：做對一件事，就能解脫？

生：哪一件事？

師：眼前正在進行的事。



（生性情急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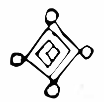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最近如何修行呢？

生：每天打坐兩個小時，
並且隨時保持念念分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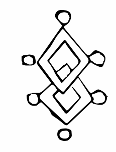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這樣未免太累了。

生：那當如何？

師：每天只要坐一分鐘，在坐一分鐘的當中，
坐得心空如洗，無迎無拒就好了。
至於，平時嘛，徹底鬆弛，
做一個凡夫，不須修行。



生：學佛十年，自問對世間的名聞利養十分淡泊，
為何內心仍然不安。
師：因為『有求皆苦』。
生：我追求什麼？
師：追求開悟、解脫、禪定、般若呀！
追求之物雖有不同，
但追求之心是一樣的。



生：有人說念經不得解脫，

您認爲怎麽樣呢？

師：如果什麽都不做，

只是念經則沒辦法解脫是沒錯呀！

生：念經既然沒辦法解脫，

我主張不需要念經。

師：你平常吃不吃飯？

生：吃啊！

師：那吃飯會不會解脫？

生：……。



（師接待訪客，寒暄之後——）

客：善惡無自性，一切皆如夢幻泡影，
哪有『現代禪』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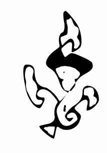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的確如此。

客：依我看，一切論説皆是戲論……。

師：嗯！

客：對於末學今天的造訪，
你有何感想？

師：許多人都知道『一切唯假名』的道理，
但他們來找我通常都是爲了爭辯是非而來。



（某哲學老師訪師）

客：誰能確定真理是什麼？

師：沒有人。

客：那追求真理的修行者，豈不是盲目？

師：是盲目。

客：你追求真理嗎？

師：不安的人才需要真理。



生：什麽是第一義諦？

師：你爲什麽會問這個問題呢？

生：我不爲什麽而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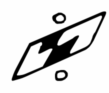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如果没有目的而問，
那你爲什麽不問講堂的地毯有幾公斤呢？

生：．．．．．。



生：「有爲法」是幻，
　　但「無爲法」是幻嗎？

師：凡是存在的，必然是被認識的；
　　凡是被認識的，必然是幻。



（師生好久不見）

師：最近好不好？

生：好！很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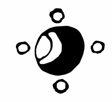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好什麼？

生：最近不會鑽牛角尖，
　不再去思考抽象的哲理。

師：爲什麼不去思考呢？

生：因爲抽象思考對痛苦的解脫沒有實際的幫助。

師：原來你還不懂。



（大陸學佛青年參訪師）

客：能否請您扼要的說明現代禪的宗旨？

師：扼要的話，則沒有一個字可說。

客：那現代禪在台灣都說些什麼？

師：三法印、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六度波羅蜜。



（生初為人師）

師：你何處遜於師呢？

生：師悲心滂沱，弟子不如。

師：你何處勝於師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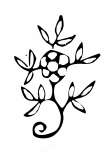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（合掌）請師保重。

弟子永遠不會像師一般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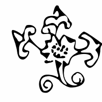
有衆多徒弟令己操心憂勞。



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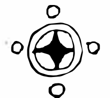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一休禪師題達摩坐禪的畫像：
『終將變成塵土的身體，
何必像在牢獄般地打坐。』
師：你覺得一休比達摩厲害？
生：對呀！
師：一休不懂禪。
生：如果是老師的話，怎麼題？
師：不用提。



客：爲什麼修行人不特別去關心社會的事？

師：因爲禪法瀕臨衰亡，解脫者快要滅種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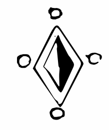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我覺得修行有成的人，
　　非常值得尊重。

師：你的法執仍然很深。

生：從何說起？

師：世上沒有人不值得尊重的。

生：⋯⋯⋯⋯。



客：你們老師平常如何教人修行？

生：當相即道，即事而真。

客：……。

（客走之後，生稟報師知情。）

師：何不對他說「只是善盡職責，做好人的本份而已」。



（生悟後初為人師）

師：最近可有修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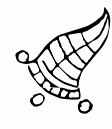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沒有修行，衹是如此這般地生活。

師：嗯！

生：請問老師您呢？

師：不放逸地生活，

不放逸地充實。



（師一日上堂）

大衆：（默然）

師：眼前這株花就是我，牆壁也是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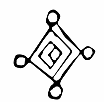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不是花，也不是牆壁，

你們懂嗎？

大衆：（默然）

師：若有人掌握此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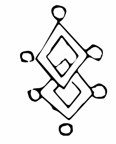
便可明了佛教的祕密。



（師從日本回來）

生：日本好不好玩？

師：閉起眼睛，數息最好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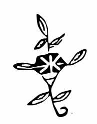
（師一日打盹）

彌勒菩薩：近來如何？

師：衆生苦盡我便休。

彌勒菩薩：（笑而不語）

（師夢醒，見中堂上，『山自青水自流』之拈聯，不覺莞爾。）



（師一日拜訪某禪師）

禪師：最近你都在忙什麼？

師：打坐。

禪師：這正是你的破綻。

師：且莫知一不知二。

禪師：非不知二，我唯論第一義，

　　不論其他。

師：哦！我唯論世俗諦，

　　不論其他。

　　（進入屋內之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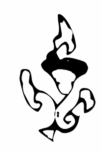
禪師：你以前在一貫道，

　　他們的五字口訣怎麼唸？

師：不可說。

禪師：你還有這個呀？

師：非關這個那個，只是做人的原則。



生：師平日如何打坐？

師：閉目垂簾，——。



師：大家肅靜，老師爲你們說無上甚深微妙法。

學生們：……。

師：（唱）彼個姑娘，真正可愛，
有人說伊……。（台語情歌）

生：（滿堂大笑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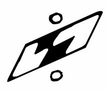


（生未得安心，卻熱情洋溢，想爲師推展現代禪）

師：你好像送鑽石給神仙。

生：我不懂。

師：你以後會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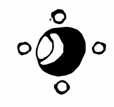


生：剛才爲什麼不對客人説法？

師：不要自取其辱。

生：爲什麼？

師：對還沒有解脱動機的人，
禪師不算什麼。



生：弟子貪念重，向老師懺悔。

師：嗯！

生：一直斷不了怎麼辦？

師：如果以前每天偷一隻鷄，以後十天偷一隻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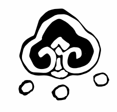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可是這樣還是沒斷啊？

師：慢慢來，知道自己不對就好了。



生：有人誤解您。

師：我没有時間管別人的閒事。



（鄉間深夜，生載師回住處）

生：如果老師不在，剛才我就紅燈右轉了。

師：那爲什麽不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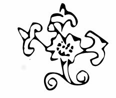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可以嗎？

師：大修行人要管大格局的事，小事不要計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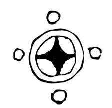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有人說，只管打坐的定力有什麼了不起？石頭最定了。

師：石頭如果能跟人一樣自由活動，就不是普通的石頭。人能跟石頭一樣定，就不是普通人。



生：最近接觸很多藝文界人士，有人說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也有禪心。

師：亂講！藝術本質上是散亂的產物，連禪定都談不上，何況涅槃。



生：坊間有很多討論公案或心靈藝術的書，老師您覺得如何？

師：很好呀！

生：我的意思是問境界如何？

師：說得有道理，但沒有用。

生：爲什麼？

師：因爲要記住原則，並且需要用心——而這就是苦！

（某佛教學者訪師）

客：你爲什麼能確定卡盧仁波切和廣欽老和尚是解脫者？

師：從神情看出他們沒有包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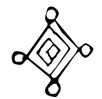


（師一日拜訪大陸臨濟宗禪師）

禪師：修行是自家底事，果位似乎不要提比較好。

師：如果對衆生有益，寧願膚淺。

生：老師，您怎麽可以喝酒？
師：淺酌有何不可？
生：五戒中不是禁止飲酒嗎？
師：那就讓我下地獄吧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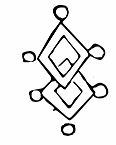
（生爲法務操心）

師：隨緣就好，不必操心。

生：可是建立僧團，不是老師的悲願嗎？

師：隨緣的成功，不能任它失敗；

隨緣的失敗，不必指望成功。



師：有一本經，叫做《大地風雲經》

如果有人讀懂它，便可以成佛。

生：請問老師，怎麼從來沒聽過這部經呢？

到哪裏可以買到這部經呢？

師：它就在眼前，

只是人們的慧眼沒有張開，

所以看不懂而已！



生：請老師儘管責罵我無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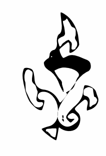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你叫我罵你，我才罵你，

怎麼能算是『罵』？

我要在你不注意時，

或是當你情緒不好時才罵你，

那才叫做罵！



師：……。（盤腿坐在一旁）

生：老師，您在修哪一種禪定呢？

師：我－不－是－在－『修定』，

我是－在－『休－息』。

生：哦！



生：我回去之後，要好好修行。

師：你做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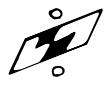
生：為什麼？

師：除非現在就趕快開始，不然就做不到。

（師應邀參加宴會）

客：很不好意思，讓你浪費時間參加沒有意義的活動。

師：不要這麼說，我每天都在過沒有意義的生活。



（生略有悟見，唯貪習重）

師：不甘寂寞常被自認是關懷衆生，破戒妄語常被自認是方便示現。

生：（沈思一會）弟子懺悔！

師：唉！除非樂於禪定，不然終將是無品的宗教師。





作者簡介

李元松（祖光）：現代禪創始人，民國四十六年生，台北石碇人。十三歲即爲追求眞理而入一貫道，尋道六、七年，未獲安心；後經友人介紹，接觸心理分析、邏輯、語意諸學，始進入理性探討之領域。六十八年幸遇因緣，浸習印順導師之《妙雲集》，遂奠定修學方向。

四、五年後聞思成熟，心底深處生起疑情，從此進入止觀次第，醒夢無間苦苦尋伺苦滅之道，工作之餘每日打坐八小時以上，前後長達三年之久，期間曾經大、中、小悟數十百次，最後粉碎虛空、徹見本地風光。之後踏上重振禪風之路，於七十七年三月開始倡導從自我實現到禪定解脫的「現代禪」。

七十八年四月見各地熱愛禪修者聚集日衆，且有感個人力薄，及團體不能沒有規範與制度，於是撰述六種深淺不一的〈傳法教材〉分別授與弟子，並制定「宗門規矩」，「道次弟」、「血脈圖」、「發願文」……等等，初建戒和同行、理和同證的佛教現代禪菩薩僧團。並創辦現代禪出版社、雜誌社、現代禪七課程……。

由於禪風剛柔並濟、平實而高峻，特重寬容普敬和人情義理的古人風；兼之勸勉行者抱持科學、理性的態度，勇於發問與質疑，使得學習

現代禪的行者，多屬知識分子，傳播之廣，已超出原有佛教圈。八十一年三月功成身退，將現代禪菩薩僧團託付由弟子組成的「全體指導老師會議」領導，於現代禪之外，另致力淨土念佛的提倡。著有《與現代人論現代禪》、《廿一世紀的禪》、《經驗主義的現代禪》、《平常語》、《現代公案》、《入禪之門》、《禪者偶思》、《宗門規矩》、《直指人心》、《妙高峰上》、《高難度禪修問答》、《傳統公案的現代解析》、《禪的鍛鍊》、《禪堂講話》。

